馬良文隻身遠渡來台

專訪

【記者曾信翰專訪】上過俄羅斯研究所所長馬良文課的同學一定會對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」、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」這兩句話印象深刻，出自論語及道德經的這兩句，一般人或許還覺得陌生，但在俄國土生土長的俄籍教師馬良文卻琅琅上口！歐洲人的紳士風度加上濃濃的中國文人氣息，一股中西融合的特殊氣質在他身上顯露無遺。

馬良文研究漢學將近40年，常在課堂上講述老莊思想、孔孟理論，偶而穿著唐裝上課的他，雖然上的是俄文課而非中文課，但中、俄的學術，無形中已被他融合在一起。俄文四黃宥銓說：「老師上課常常引經據典，讓我們覺得相當佩服，因為我們都不見得會咧！」另外，俄文四蔡依諭也說：「馬主任是個很有sense的人，待人又和藹可親，常常會注意同學上課的學習狀況。」

1972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東方語言學院歷史系的馬良文，主要研究中國與世界歷史、民族學，大學畢業後留在母校教授中國歷史，直到1987年，想再多鑽研中國文化的念頭不斷竄起，於是他選擇暫停教職工作，到俄羅斯科學院（類似台灣中央研究院）當研究員，繼續研究中華民族與遠東民族文化。喜愛中國文化的馬良文，認為老莊、孔孟思想是中國思想文化的核心，於是在他30歲的時候，投入心力研究論語、老莊、道德經等，並譯成俄文出版，另外他也出版過「中國謀略學」、「中國文明」等書。

1997年他在莫斯科路上巧遇老朋友歐安德（當時在淡江俄研所任教），聽他談起在台灣的種種，因緣際會之下，他也來到台灣，並進入本校俄文系任教。由於他精通中文，所以很快地就融入台灣的生活。他說：「台灣融合了中國、本土、日本等文化，並從而發展成為極富有自我特色的國家，是遠東地區的漢學集中地，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。」除了在台灣任教之外，馬良文也曾在美國、法國、大陸等地的大學當過訪問教授，並至日本研究日本文化，問他最喜歡哪裡？他笑著說：「我還是喜歡台灣，因為台灣人很友好，做事也很認真。」

「I do my best」是馬良文的教學態度，他盡其所能的把所學傳授給學生，他覺得台灣的學生很謙虛、積極、認真，卻不善於表達意見，也不太問問題，他發揮俄式幽默

、自我消遣地說：「這樣上課很satisfied，可以上得很快！」今年已經在淡江任教第10年了，同時要兼顧教學和行政方面的事，會不會覺得很累？他笑著說：「怎麼會累呢？能夠在課業或其他方面幫得上同學，就不會覺得累。」

當初隻身來台的馬良文，有沒有遭到家人反對？會不會覺得孤單呢？他說：「孩子都長大了，況且到台灣教書是我喜歡做的事，對我來說很有意思，所以家人也就沒有反對的理由。到這之後，我忙著寫書、教書、研究漢學，從來也不會覺得孤單。」

育有兩女的馬良文，現在已升級當阿公，大女兒結婚生子，目前在芝加哥負責會計工作，小女兒也在芝加哥唸大學，而留在莫斯科的太太，過些日子也將飛到美國照顧孫子及還在唸書的小女兒。雖然，與家人分隔三地，但馬良文常與太太、孩子們以電子信件聯絡感情，並時常關懷孩子的狀況，父愛溢於言表，他說：「一到寒、暑假我一定會與他們聚聚。」

喜愛中華文化的馬良文，連平常的休閒活動都很「中華」——打太極拳。馬主任笑著說：「太極拳是中國功夫，也是最能代表中華文化的運動之一。」早在1983年在俄羅斯時，他就已經開始練習太極拳，那時一位武術老師對他說：「我覺得你有學習太極拳的慧根，加上你又學習中國文化，何不學學看呢？」從此馬良文就與太極拳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太極拳包含的不單單只是拳法，還包含著道教思想的精髓，它讓馬良文更懂得如何放下一切，「無欲則剛」。

馬良文雖已56歲，但是就像老子、孔子一樣「老而不疲，學而不疲」，目前他正在學習藏文，並利用暑假特別到西藏走了一趟，體驗當地特有的文化，藉以拓展自己對東亞文化的宏觀，也學習西藏人樂天知命的個性。

目前他也在俄籍教授劉克甫（曾為俄研所教授）的引薦下，到中央廣播電台擔任「全球的唐人街」俄語節目的主持人，把台灣的情形用俄文表達，讓俄國人更了解台灣文化。在馬良文的努力下，台灣與俄羅斯跨越了距離的鴻溝，越來越親近。

事能知足
世常順